

文 言 散 文 的

普 通 话 翻 译

· 末 编 ·

上海教育出版社

WENYAN SANWEN DE PUTONGHUA FANYI

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

末 编

于在春 翻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

末 编

于在春 翻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4,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1,000本

统一书号: 7150·2697 定价: 0.60元

目次

《左 传》	唇亡齿寒·····	1
《左 传》	驹支不屈于晋·····	4
《左 传》	子产坏晋馆垣·····	8
《论 语》	子路问津·····	13
《战国策》	鹬蚌相争·····	16
《战国策》	燕昭王招贤·····	18
《战国策》	苏秦引锥刺股·····	23
《战国策》	赵威后问齐使·····	29
《孟 子》	愿安承教·····	32
《孟 子》	庄暴见孟子·····	35
《晏子春秋》	晏子使楚·····	40
《韩非子》	鲁人·····	43
司 马 迁	淳于髡列传·····	45
司 马 迁	《酷吏列传》序·····	51
司 马 迁	报任安书·····	54
《汉 书》	求茂材异等诏·····	73
韩 愈	五坊小儿·····	74
柳 宗 元	钴姆潭西小丘记·····	76
周 敦 颐	爱莲说·····	80
苏 轼	留侯论·····	82
苏 轼	赤壁赋·····	88
苏 轼	一时谈笑·····	94
胡 铨	戊午上高宗封事·····	97

郑思肖	渐论	105
宗臣	报刘一丈书	108
李贽	曹公	113
汤显祖	与康日颖	116
陈继儒	吴淞江议	117
袁宗道	论文下	123
袁宏道	徐文长传	129
徐宏祖	桂林岩洞一斑	137
刘侗	三圣庵	153
李渔	脱窠臼	156
张岱	岱志(节选)	161
黄淳耀	李龙眠画罗汉记	177
金喟	《水浒传》序三	181
黄宗羲	柳敬亭传	194
侯方域	马伶传	200
周容	小港渡者	206
王夫之	造命	208
徐大椿	用药如用兵论	213
蒋士铨	鸣机夜课图记	218
赵翼	明代宦官	231
沈复	维扬出城八景	241
俞樾	九溪十八洞	247
薛福成	观巴黎油画记	251
张謇	南通博物苑品目序	255
谭嗣同	泾渭清浊	260
梁启超	名实	263
王国维	西域井渠考	269

唇亡齿寒

《左 传》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guó)。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①，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① “玩”，原文写作“翫”。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①也。太伯不从^②，是以不嗣。虢仲、虢叔^③，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

晋国献公又一次为了攻打虢国向虞国借条路来运兵。宫之奇规劝国君，说：“虢国，是咱们虞国的外围国家。虢国灭亡了，虞国一定跟着它灭亡。晋国是不好招惹的，敌人是不好疏忽对待的。三年前借过一次路已经该说错误犯得严重，怎么可以再犯呢！俗话说‘嘴巴肉跟牙床骨依靠得紧，嘴唇失掉牙齿就露风’这句话，就好比虞、虢两国呀。”

那国君说：“晋国，是我的同宗，哪里会坑害我呢！”宫之奇回答：“太伯和虞仲，都是太王的儿子。太伯不依从旧规，所以没有继承太王的王位。虢仲和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都做过文王的上卿，功勋留在王家，盟誓文书保存在档案库里。如今连

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④？且虞能亲于桓、庄^⑤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⑥，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虢国都要灭掉，对虞国会有什么爱惜？再说，虞国能够比桓叔、庄伯对晋国国君更亲密吗，它会来爱惜虞国吗？桓叔、庄伯的后代有什么罪过，却把他们屠杀干净，不就仅仅因为他们族大势盛对自己有威胁吗！亲密而且尊崇，有些威胁，尚且要杀害他们，何况是一个别的国家呢？”

① 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各代，依辈份分列左右，第二代列左，叫做“昭”，第三代列右，叫做“穆”，依此类推。两代之间，各是父子关系。这种宗法名称，由于宗法制度的消失，早已失掉意义了。译文只表明血统关系。

“太伯、虞仲”，是亲弟兄，都是太王的儿子。“虞仲”，是虞国的第一代国君。

② “不从”，有选本注释“不从父命”，其实，太伯、虞仲的出走，正是太王暗示他们这么做的。按宗法旧规，太伯应当继承王位，他带头出走，只是不依从旧规。

③ “虢仲、虢叔”，是亲弟兄，都是王季的儿子，文王的弟弟。“虢仲”，是虢国的第一代国君。

④ 晋、虞、虢，都是姬姓的国家，所以都是同宗。但是，虞在姬姓当中的地位比虢低，所以说“何爱于虞”。

⑤ “桓、庄”，桓叔、庄伯，关系是父子。桓叔是晋献公的曾祖辈，庄伯是他的祖父辈，晋献公曾经把桓叔、庄伯的后代杀了个精光。

⑥ “逼”，向来跟上文“亲以宠”连成四字逗。有选本说：“这句话的意思不够明确，有的选本解作‘至亲患其宠多逼害’，仍不清楚。姑且存疑。”这里试提释疑之法。

弗听，许晋使。

虞国国君不听从，允许了晋国

宫之奇以其族行，
曰：“虞不腊^①矣！
在此行也，晋不更
举矣！”

的来使。宫之奇带着全家离开虞国，
还说：“虞国举行不了今年的腊祭
了！就只在这一趟运兵过境呀，晋
国不必再费手脚了！”

① “腊”，古代阴历十二月祭名，这里用作动词。

冬，晋灭虢。师
还，馆于虞，遂袭
虞，灭之，执虞公。

这年冬天，晋国灭掉虢国。晋
国班师往回走，驻扎在虞国境内，就
趁机袭击虞国，把它灭掉，逮住了虞
国国君。

驹支不屈于晋

《左 传》

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①亲数(shǔ)诸朝。

在向城召开与国会议，打算把戎族人的首领驹支捉起来。范宣子事先亲自在朝堂上数落他。

① “范宣子”，就是士丐，会议召集国晋国的大臣。

在“亲”的译文“亲自”前面添出个“事先”，交代得清楚些。

“数”的这种用法，普通话里还在照用，只是复音化成“数落”或者“数说”了。

“诸”，等于“之”加上“于”。“之”指代驹支。

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①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披②苫(shān)盖，蒙荆棘，以③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分④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

范宣子说：“来！姓姜的戎人！当初秦国人在瓜州地区压迫追赶你的祖父吾离，你的祖父吾离披着草帘子，穿过多刺的灌木丛，在窘迫当中来投奔我们当时的国君。我们当时的国君惠公有一些菲薄的田地，跟你们平分了、一齐靠它来吃饱肚皮。眼下列国国君顺从我们国君的情况赶不上从前的，大概是消息走漏，问题主要出在你的身上。明天的会议

昔者，盖言语漏泄，
则职^⑤汝之由。诘
朝之事，尔无与
(yù)焉。与^⑥，将
执汝。”

大事，你不要参加在里面。如果你
参加，就要把你逮捕起来。”

① “乃”，“对称人称代名词，‘尔’也，‘汝’也。”(《词诠》)

“瓜州”，古代西戎占有的地方，现在约当甘肃省安西县一带。

② “披”，原文写作“被”，改用本字。

③ “以”，说明凭某种情况，试译作“在窘迫当中”。

原文说“先”，如果译成“已故的”，象是跟死人打交道，因而改译
“当时的”。

④ “剖”，旧注：“中分为剖”，译作“平分”。这自然是故意夸大
晋国的恩惠，译文服从原文。

⑤ “职”，“副词，‘主’也。”(《词诠》)

⑥ 这个一字逗，提出一个条件，看译文自然明白。

对曰：“昔秦人
负恃其众，贪于土
地，逐我诸戎。惠
公蠲(juān)其大
德，谓我诸戎是四
岳^①之裔胄(zhòu)
也，毋是剪弃^②，
赐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
嗥(háo)，我诸戎除
剪其荆棘，驱其狐
狸豺狼，以为先君

驹支答话：“当初秦国人仗恃人
多势力大，对土地贪心无厌，驱逐我
们戎族人。晋惠公显示了他的大恩
典，认为我们戎族人都是四岳的后
代呀，不该把我们灭绝掉，赏赐给我
们南方边远的田地，本来是狐狸窝
藏、豺狼嗥叫的地方，我们戎族人清
除了那里的野生的杂木，赶走了那
里的狐狸豺狼，来当上晋国历代君
主手下的不侵犯不背叛的臣民，一
直到眼下总没有过二心。

不侵不叛之臣，至
于今不二。

① “四岳”，传说是尧、舜时期四方部落的一些首领。用作历史名称，不必翻译。

② “毋是剪弃”，是个倒装句，专用在否定句式的，把宾语“是”装置在及物动词“剪弃”的前面。

“昔文公与秦
伐郑，秦人窃与郑
盟而舍戍焉，于是
乎有殽之师。晋御
其上①，戎亢其下，
秦师不复，我诸戎
实然。譬如捕鹿，
晋人角之，诸戎
掎(jǐ)之，与晋
踣(bó)之。戎何以
不免！自是以来，
晋之百②役，与我
诸戎相继于时，以
从执政，犹殽志也。
岂敢离逖(tì)③！

“从前晋文公跟秦国人一齐去
攻打郑国，秦国人偷偷地跟郑国人
结了盟约，在那儿留下驻防军，这就
发生了殽山地区的战斗。晋国军队
在正面抵制住秦国人，我们戎族人
从侧面牵掣着他们，秦国军队没有
好收梢，实在是我们戎族人弄到这
样的。比方捉鹿，晋国人扳住鹿角，
戎族人拖住鹿腿，跟晋国一道打垮
它。戎族人为什么要受责备！打那
次以后，晋国的许许多多战役，跟
我们戎族人联合在一起年年不断，
我们总紧跟着你们当权的，还是象
殽山那仗一样的忠诚。哪里胆敢离
心离德！

① 对战局讲“上”、“下”，这里理解的象译文这样。

② “百”，只是极言次数多。

③ “逖”，原文写作“遯”。

“今官之师旅，
无乃实有所缺①，
以携②诸侯，而罪

“眼下你们公家的班底，莫不是
实际上有了些缺点，使得列国不那
么靠拢，倒反而来归罪我们戎族人。

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zhì)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蓐(méng)③焉。”

赋④《青蝇》而退。

我们戎族人吃的喝的穿的都不跟汉族人一样，交际的礼品不通往来，言语不能够直接达意，有什么坏事好做！不参加这次大会，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背诵了《青蝇》篇里的诗句，就退了下去。

① “缺”，原文写作“闕”，改用本字。

② “携”，叛离。这里用个词组来翻译，更象外交辞令。

③ “蓐”，旧注说是“烦闷”的意思，可以比较。

④ “赋”，旧注：“不歌而诵。”

《青蝇》，是《诗经·小雅》里的一篇，当中有“恺悌君子，毋信谗言”、“谗人罔极，交乱四国”的诗句。驹支背诵这篇诗，显然为的讽劝范宣子，要他不轻信谗言、错怪戎族人、损坏民族关系。《左传》上记载的在外交场合“赋”诗的事例很多，这是当时外交辞令当中委婉有效的表达方式之一。

宣子辞焉①，
使即事于会，成恺
悌(kǎi tì)也。

范宣子这就对他表示了歉意，
让他们照样参加这次与国会议，为
的是做到和蔼可亲啊。

① 这篇里共用了四个“焉”，大多数有指代的作用。这一个译作“对他”，第二段落里的一个译作“在里面”，第四段落里的一个译作“在那儿”。

子产坏晋馆垣

《左 传》

子产^①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②丧故，未之见^③也。子产使尽^④坏其馆之垣(yuán)，而纳车马焉^⑤。

子产辅助郑简公到晋国去。晋平公因为我国襄公新丧的缘故，没有及时接见郑国客人。子产叫人大幅度地拆掉了那宾馆的围墙。从那儿把大车和马匹收进里面。

① “子产”是公孙侨的表字，向来是表字出名的。

“郑伯”和下文的“晋侯”等等，为了精密准确，一律说清楚他们的谥号专名(只是不便直用姓名)。

② 《左传》是春秋时期鲁国编年史《春秋》的历史事实的补充记载。“我”，指的鲁国。

晋国和鲁国都是姬姓的国家，兄弟之邦，有了丧事要同申哀悼，暂停某些国务活动。这里当然只是作为借口。

③ “之见”，古汉语这一宾动结构，后来变为动宾结构。

“尽”，看来不可能是“全部”的意思，不过极言事态的严重罢了。

⑤ “焉”，有指代的作用，译作“从那儿”。

士文伯让之，

士文伯责问子产，说：“敝国由

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①，高其闾閭，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②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供命？寡君使匄请命！”

① “所馆”，居住的地方。这样用的“所”，到普通话里已经由“的”来接替。这里有意还用“所”来译，只是把虚字的“所”变成了实字的“所”。

② “之”的译文，用它的一种古义。

“盟主”的译文里用的“霸主”，在今天是贬义的，当时却是光荣称号。

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①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②事。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

于治安搞得不够好，强盗歹人多得很，对列国赏光来拜会敝国国君的宾客又没法挡驾，所以命令主管人员修建宾客招待所，把大门开得高高的，把围墙筑得厚厚的，为了不叫宾客使节为安全担心。如今你把围墙拆掉，即使贵国的随从人员能够戒备保险，可是又怎么接待别国的宾客？凭敝国这样作为盟国的霸主，修建宾馆，筑好围墙，来接待宾客，如果都把这围墙拆掉，可用什么地方来供应列国的需要？敝国国君叫我来听听你的高见！”

子产回答：“敝国凭狭小的领土，夹在大国中间，没年没节地受到勒索，所以敝国不敢偷安逸慢，把敝国总收入尽量搜集起来，赶来进行这次聘问。偏偏碰上贵国主管官员没有闲工夫，没机会会见；又得不到明确的吩咐，不了解哪一天才是会

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③不敢暴露。其^④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见的日期。一方面不敢冒昧地呈献这些礼品，一方面不敢让这些礼品日晒雨淋。如果拿来呈献吧，这些都是贵国府库里的东西呀，不按照规定的仪式来进行，就不敢轻率地呈献出来；如果让它们日晒雨淋，就恐怕一会儿干燥一会儿潮湿引起败坏腐烂，来加重敝国的罪过。

① 这句应该是以“敝邑”为主语的，“诛求”的译文就应该采用受动式。

② 这个“时”，严格说，和上文的“无时”是有矛盾的。译文里只好灵活处理。

③ “亦”，用“一方面……一方面……”模式来试译。

④ 这里两个分句开头的“其”，是“假设连词，‘若’也，‘如’也”（《词诠》）。

“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①，宫室卑庳(bì)，无观(guàn)、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廩修缮，司空^②以时平易道路，圉人以时墾(mì)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③，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

“我听说晋文公那会子做列国霸主的时候，宫殿规模矮小，没有什么亭台楼阁，把这笔钱用来十分阔绰地建造接待列国来使的宾馆，气派象王宫一般。库房和马棚修缮得很好，建筑部门定期地养护道路，泥水匠定期地粉饰房屋。列国的宾客到达，甸人在厅堂的院子里生起篝火，仆人在宾馆内外巡逻。车辆和马匹有安顿的地方，随从人员的勤务有代劳的帮手。给车辆罩好布套子，给车轴加好润滑油，隶人和牧人

车脂辖，隶人牧圉(yǔ)，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害，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④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

各自管好他们的专职；一切主管部门各自备办好他们的供给。文公从来不叫宾客久等，可是也从来不曾草草了事。忧患和欢乐彼此息息相关，发生意外就及时察看，开导那些不明了的，又体恤那些有欠缺的。宾客到达后好象回到了家里一样，难道还会有什么灾害，不担心强盗歹人，也不愁风吹雨打。如今铜鞮宫的范围方圆好几里，可是列国的宾客却居住在奴仆的房屋。大门矮小得通不过大车，又没法翻过那围墙。强盗歹人公然活动，加上时症感染没法预防。对宾客的接见没定下日期，怎么安排又完全没法知道。要是不把围墙拆掉，那就没有地方收藏这些礼品，会加重我们的罪过呀。

① “……之……也”结构，提出表时间的条件，译作“的时候”。

② 对古代的职官，象“司空”、“圉人”，好译就译；象“仆人”、“隶人”（这个段落里有两个，看来未必同义），好懂就照用了。至于“甸”，古称“甸人”，原文里用的简称；“牧圉”，略加变动，总为的适合普通话表达上的需要。只有“巾车”，旧注说是“主车官”名，古代原有这个官职，但是，照原文结构方式看，该是和“脂辖”一样的，这里按这一理解处理。

③ “庭燎”，旧注说是“火炬”，既在庭中，试译作“篝火”。

④ “天厉”，用旧注。

“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①？虽君之有鲁丧，②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

① “之”，用作第一人称。

② 为了和上文的“虽”更好地呼应，译文在这里添个“可是”。

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①。

① “焉”，译作“向郑国人”。

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

“我斗胆向你请问：准备怎样安排我们？虽说贵国国君正有鲁国的新丧，可是敝国也同样感到悲伤的。如果有机会呈献了礼品，把围墙修筑好再回国，这就是贵国国君的深恩大惠。我们怎么敢怕什么麻烦！”

士文伯回朝去交差。赵文子说：“对嘛！咱们确实不象话，用奴仆房屋的围墙来接待列国的宾客，是咱们的错误啊！”就派士文伯去向郑国人赔礼道歉，承认办事不地道。

晋平公会见了郑简公，礼节特别隆重，用友好的盛大宴会欢送他们回国。晋国才建筑了接待列国宾客的新宾馆。